



除了“又靓又平”、颇能满足口腹之欲外,猪脚那满满的胶原蛋白,对于美容也不无好处。

家乡潮汕有句老话叫“有齿无猪脚,有猪脚无齿”,一下道出了人们对于猪脚的喜欢。年轻时牙齿好,偏偏吃不起猪蹄子,待到有钱,人也老了牙也掉了,再也啃不动了。当然,这不过是一个比方,它旨在告诉我们,人的一生就是这么矛盾,奈何之何哉?

我母亲做菜的水平一般,唯有卤猪蹄堪称美味。记得我在县城念高中那阵子,平时住学生宿舍,吃食堂大锅饭,总盼着周六快点来到可以回家改善生活。当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、风尘仆仆地赶到家门口,空气里的卤肉香味告诉我,母亲正在卤我最爱吃的猪脚。母亲不喜用铁锅,常用的是一只陶钵。到了大冬天,卤汁凝冻,只要拿铲子贴着钵壁走一圈,整钵的卤猪脚就像一大块褐色的琥珀被倒扣出来,筋和皮变得更加Q弹,让人百吃不厌。我父亲的厨艺显然要比我母亲高出一截,却总是卤不出这么好的味道,这可能关乎每个人的“手势”,或者别的什么,实在说不清。

路口,老弄堂过街楼,裁缝铺。店主是上海老爷爷。老裁缝三十几年守铺子。老底子,过年过节,扯一段布料作,做一身新衣裳。现在,寻上门的,是女人缝缝补补的生计。就此意义,老爷爷一辈子还真不缺女人。

老爷爷,姓杨,人称“杨格里”——“格里”在沪语,疑似“那家伙”之解;“杨格里”便有“姓杨的那家伙”之意。几十年前,这条马路还是马路菜场。杨格里就在过街楼下面摆摊。先摆台蝴蝶牌缝纫机,后来搭个棚,摆只煤饼炉子,搁只熨斗;台子就好摊开来,上面烫衣裤。又加一把铜吊,隔壁三号里天井有自来水龙头,接一吊水,滚水开着,泡茶。小铺子就有了人气。

“这是啥辰光的事体了。”杨格里忆往昔,“叫我烫衬衫的人,都是穿府绸衬衫的,后来有树脂领,再后来,就是的确良。当然也有假领头。那都是老客人,一个个老克勒。现在有人搬到老远,浦东、松江、闵行,照样跑过来看我。”

杨格里埋头踏缝纫机,就在这个弄堂口过街楼下。一脚踏下去,轻快的哒哒哒,几十年下来。一边踏,一边讲闲话。

杨格里噜苏,讲闲话头不抬,跟着缝纫机声音的节奏,眼镜滑落下来,架于鼻梁,眼睛翻起来,从眼镜架上头,露出目光炯炯朝人看。

他讲,他看人老准的。还看世界。

杨格里的客户,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。对过高档住宅小区里,杨格里晓得,外国人住得多。“我这里外国人生意大概要占百分之二十。”杨格里讲,“现在交流老很方便的。伊要跟我讲啥,先打外国字在手机上,然后,用翻译软件翻成中文,递给我看。当然,这样翻译过来的文字,你要稍许花点精力去猜,明白大概是啥意思。”

那天,杨格里手头正在干活——给一只旧背包的背带拷边。就说这只背包,一个外国女人的,修背带,寻得来两趟。不好意思了。本来不想帮伊弄的。老烦的。昨天夜里已经弄了一个半钟

## 上海裁缝师傅

程小莹

要老样子的细密。

看这只包,是名牌。晓得。外国女人给他看手机,上面的中文翻得怪里怪气——大有名的品牌,德国国防军战时军需品,背带修补,建议送德克斯顿军工厂。杨格里言毕,周边人几只头一道凑上来,看那只包。

先前,杨格里还帮人做衣裳,西装旗袍也做。近十年不做了。专门缝修补改,生意还是好。杨格里讲:“现在做一条裤子一百多块,人家买一条裤子也就是两三百块。你说是吧。”

有些人,来时为改衣服,一去不复返。有只女人,一本正经请他改裙子,尺寸横量竖量,腰围臀围,下摆到膝盖上面多少,裙边翻翘;忙得要死,生活做好,人不见了。足足过去三年,来了,说是之前出国了,改裙子本来就是想带出去穿的,但那时候,事体多,忘记了。问题是,三年后,伊来拿,再穿裙子,横竖套不进去。女人讲我改小了,尺寸弄错。我讲——

你这只女人,三年里,吃奶油牛肉,胖得结棍了。讲不清爽。只好再按女人的尺寸重新改。烦吧。前后总共改两次,只好收一趟钞票。

现在忘记性大的人太多。杨格里指着墙根一只筐,说,“里厢全是改好后没有人来取的衣物。喏,这条裙子还是新的,样子老好,放在这里已经三四年了。这只女人漂亮,但面孔我已经忘了。只记得漂亮。”

没有人来取的衣物,上面都用大头针别着一张字条,隐约可见是老底子的蓝色复写纸写的,一式二份。

那件改过的老式派克大衣,钞票倒是先付了,一直没来拿。一般钞票先付的少,所以记得住。

大多数都是先做生活,后付钞票。结果就是不来。生活白做。家里还有几箩筐这样的衣物,加起来,上百件都有。辰光最长的,大概有十年。“老讨厌的哦。放着占地方。攒又不好攒。万一哪一天,人家来拿呢?”

头。背带磨损了,毛拉拉的,露出里面的白色衬里。要重新做衬里,再原封拷边,针脚还

隆江是潮汕平原的一个小镇,我到深圳工作后才听闻它的大名,这还要拜猪脚饭所赐。那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冬夜,我因加班还是别的什么事错过了饭点,饥肠辘辘地来到公交车站,准备搭车回宿舍,忽然瞥见路旁有家新开的小餐馆,招牌上写着“隆江猪脚饭”字样,便迈步上前点了一份,待服务员端上来,怎么瞅怎么眼熟,这不就是咱樟林老家的“半碗叠”么?

顾名思义,“半碗叠”就是往大半碗白米饭上搁一两块卤猪肉。碗要大而深,当地叫“大碗公”。肉要炖得软烂,筷尖轻轻一拨就会骨肉分离,哪怕是掉光了牙的老人家,只要一吸一抿,筋肉皮就全化在了嘴巴里。然后,要盘绕着给湿润、晶莹的白米饭浇一点卤汁,让它徐徐渗透进去,入味。此外还要加上一小撮解腻的酸菜。总之油汪汪的香喷喷的,一下便能填实空荡荡的胃,让人感到温暖和满足。

潮汕天气湿热,肉食多卤制,这样好存放,也下饭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猪肉是颇宝贵的,牛肉就更难吃到了,因为牛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私宰耕牛是犯法的。

樟林是清代中后期崛起的粤东大港,海运发达,商贾云集,贩夫走

卒多不胜数。直到现在,潮汕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一个是“平安”,一个是“大赚”。平安就是万事顺遂,大赚则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。可以想象,先辈们在忙完了手头的活计之后,就会走向街边的小食档,要一碗“半碗叠”,蹲在条凳上美美地吃起来,给体力透支的身子补充能量。老家吃“半碗叠”有个流传下来的习惯,蹲着吃。对干卖体力的大多数人来说,三下两下扒完饭还得赶紧干活去,谁有空在这儿磨磨

## 半碗叠

厚圃

蹭蹭啊?可以说,“半碗叠”就是那个时代的“快餐”。

在深圳,有时为了省却麻烦,我也会去吃碗猪脚饭。我们小区附近就开了一家,离地铁口很近,中、晚餐时间生意异常火爆,顾客排成长龙。卤猪脚通常被店家很专业地分为几个部位,我爱点“四点金”,也有人称之为“圆蹄”,属于猪脚的中段,肥瘦适中且有大筋,既易吃也好吃。米饭则是免费管够,还配有一小碗清凉解渴的苦瓜汤。

猪脚饭之所以受到都市人的青

## 想起红木家具 顾艳

看见自己亲手制作的布艺簇拥着居室,就会有温馨溢满心田的感觉。

我从前是搞工艺美术的,见识过许多不同种类、不同式样、不同品牌的家具,认为如今的家具没有一种能像中国古代家具那样讲究材质。明清以前,漆木家具一统天下;此后,榿木开创了硬木家具的新时代。在经历了榿木以后,黄花梨和紫檀在明代中期风靡起来。色泽橙黄而带有美丽棕眼的黄花梨,深受明代文人的青睐。它们赋予家具简约、雅致的艺术品性;而紫檀木,沉着冷静,经过精雕细刻,显得精妙绝伦,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。

继以黄花梨、紫檀为代表的明式家具后,中国传统家具进入了以花梨木、酸枝为代表的红木家具阶段。与质朴、带有书卷气息的明式家具相比,红木家具显得豪华、气

派,它是清雍正、乾隆以后,中国家具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之一。传统的红木家具那红色中夹杂着深褐色或黑色条纹,它们清晰而富有变化,显现出醇厚含蓄之美。

小时候,我们家的红木家具是祖父留下来的遗产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在一张深褐色红木长桌上与哥哥打乒乓球的情景。不会忘记卫生间那个雕着花纹的深褐色梳妆台上的镜子玻璃,就是被我不小心打碎的,当时我吓得躲在卫生间半天不敢出来,生怕挨父亲揍。事实上父亲最疼我了,连一个指头都没打过我。那时候我母亲是个执着于事业不善女红的人,家里从来没有她亲手制作的布艺,但由于红木家具的古典风格,让人依然感受着浓郁的情调。如今红木家具已成了老古董。

我很想拥有一套中式红木家具。在夜晚幽暗的

灯光下,红木家具显现出来的晶莹剔透、充满情调的味道是我喜欢的环境。我在充满情调的环境里,洒一些气味芬芳的香料。香料不仅有利于解除工作疲劳,还可以陶冶情操,显出主人的个性和品位。不同的香型给人的感受不同,在客厅选用仙鹤草的芳香,置身其中,就像漫步于风轻云流的诗意田园,使心境变得淡泊明净,宠辱不惊。在卧室放一撮熏衣草香在枕边,就会睡得安稳和香甜。因此拥有一套红木家具,就是我向往的传统中国式居家环境。确切些说,我梦想用这样的环境来营造我的幽幽怀古心情。



蛇肖形印 (篆刻) 郑小云

## 西湖美食忆

——步阳明先生《西湖醉中漫书》诗韵

邓名

都言西子珍馐好, 莼菜湖鱼两不诬。 叫化童鸡宜客主, 东坡肉罐唾涎图。

山外山秀饕珍树, 楼外楼添美饕蒲。 天外天飞鹭惊喜, 醉吟诗赋不须扶。



春=三+人+日。三人为众,众人追隨的一个日子,当然日日是好日。

还未入春时,春在腊月已有铺垫。早些年在乡间,皖北集镇上的腊月大集,人潮汹涌,摩肩接踵,都是去采买年货的,难免有个剧蹭和踩脚、碰肩,或是一个人的烟头蹭到另一个人的衣服,放在别日,矛盾升级在所难免。可是在腊月,至多说一句“下次注意些,这大过年的,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”新春,能够将一切小的摩擦冰释。我们脚下的冬天终将过去,春天的大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来了,向前看。

脚踏遍地春阳。松软的土地上,随处抓一把土壤,都有睡眼惺忪的生机,冰河解封,草籽睡醒,再过一段时间,兴许也就是几日,就能让我们走进唐诗——草色遥看近却无,草长莺飞二月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……满目的葱绿,和看草的人一起成长,花儿与少年一同绽放。在春中,人似向阳花,花是静悄悄的人。

一雨成春,春如线。从唐诗宋词里迂居过来的雨,细细密密地落着,像极了门槛窗沿上的人痒痒的心事——这一年,我打算到丽江看一次雪山,到洱海泛一次舟;这一年,我打算在上海外滩坐一次游轮,在上海美术馆看一场艺术展,最好去上海大剧院看一场

开年大戏;这一年,我打算爬一次长城;这一年,我打算登一次岱岳,看一场日出……心愿如春雨落下,又在丝丝缕缕如线的春风中化作种子生长出来,心事拱动,破土而生。

春在眉眼里。每每立了春,冷清了一季的院落,很多“故朋旧友”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。墙角那枝梅花带来了春讯,这落入树梢上的星斗,与人的眼眸对视几番,香溢了整座小院。盆子里的野枸杞抽了芽,肥硕的根

## 沉浸在春的光华中

李丹崖

和料峭的枝冒着青翠,一团春意 in 枝叶之间涌动了。白猫跳到了墙垣上,借由墙头跳上了青瓦,人在院子里看白猫过青瓦,亦看屋脊上的白云和太阳。自然界的这些春讯似乎和人没有太大关系,又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古人喜欢玉壶买春,这是奢侈的,用再好的壶,花再多的银子,岂能买到春天?这里的“春”,是“美酒”。等一场春日到来,就像酿一池酒一样,需要谷物精华的发酵,需要升温,需要转化,继而美好发生。春日饮酒,不妨饮桃花醉,桃花盛开的季节,怀揣着桃红的心事,用一场酒来浇灌胸中块垒,

微醺恰好,犹之惠风,萋萋在衣。打酒向春风,一任春华水长东。

不妨走向郊野。山河萌动,山腰间,绿杉野屋,时间鸟声。被一粒粒鸟鸣撞开的春日门扉,侧耳谛听的人总能洗涤心灵,耳目为之一新,灵府为之一振。几处早莺争暖树,争来的也有观鸟人的瞩目。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鸟类摄影爱好者,这时候喜进山拍鸟,他们说,春日一来,鸟儿们的翅膀是最绚丽的,这样的绚丽只给春天。茶园里,芽叶绽翠,有一款茶叫“雀舌”,名字真是好,鸟鸣如唱,七嘴八舌的鸣唱声声,都被茶树吸纳,化作了满园芬芳。

亦不妨来一次远足。振衣千仞岗,濯足万里流。春日里的衣角还藏着上一年未了的梦呓,把它们丢到风中,面向山谷、原野、大海、湖泊、围屋、古桥来一声呐喊——春天,我来了!我准备好了!缩起裤管,飞奔向春天里,把自己也放飞成一只最耀眼的鸟。

原来追随一个日子最好的方式,是沉浸在它的光华中。

## 十日谈

人随春好

责编:蔡瑾 郭影

朦朦而多有春意的云朵,暖风如轻纱一般浮动,橱窗里的花已盛开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赵春华

从老浏河回来几天了,心情难以平静。

与朋友茶聚是十多年来的规矩,茶聚的话题天南海北。这次谈到了竹,由马陆竹编聊到嘉定竹刻,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由此谈到了江南乡野处处可见的潇潇竹林……我忽然想到一座毛竹山,在沪郊西北地,与江苏太仓接壤处。一茶友说:“早没了!”我惊问:“果真?”他说,肯定的。我心中一沉,想起

20多年前特地去看那座毛竹山的情景。

当时是几个作家去寻找这个地方。走过一条蜿蜒的小路,又走过一座窄窄的小桥,眼前便见了茫茫竹林,一只小花狗叫着,打破了蓝天下竹林的沉默。有两位阿婆坐在小凳子上拔草。我曾去过安吉的大竹海,那遮天蔽日的竹林里很少有草,唯见满地竹叶。我对一位阿婆说:这么大一一片竹林,靠你们两个人拔草,得多少天啊!阿婆说:慢慢拔呗,草与竹子争营养,影响竹子生长。再说杂草有虫,怕也有害。我问:这片竹林多大?阿婆答:三四百亩吧。

小时候,我家屋后有一片小竹林,我们在此乘凉,“躲野猫”。我家东边有一片粗壮的竹林,我们唤作“野鸡竹”,但也不过一亩二分地。当我面对三四百亩竹海时,确实有点被震撼到了。

繁茂!葱茏!浩浩乎苍翠!郁郁乎盛哉!

时不时传来鸟鸣声,伴随着几声狗叫,越发显出竹林的清幽、静谧、神秘,我陶醉在其中了!同行的作家殷慧芬说:没想到上海西北郊有这么一座原始的毛竹山,充满了野趣。

二十多年后,我让生于斯的友人汤、周陪我去看,却找不到那座小桥了。友人说,对面几十幢高层建筑所在地就是原来的毛竹山。这时我才发觉我站着的地方原来是浙江果园,春天桃花红梨花白,煞是美丽。挂果时我接待过老朋友,老丁爱水果,一下子吃了5只桃子,午饭时当地人请他用餐,他说还用餐,他说桃子吃饱了!十多年过去了,我记忆犹新。这时,朋友说,现在果园里还栽了杨梅、枇杷、柑橘等,养起了羊、牛、兔等动物,变成了青少年劳动实践基地,每当节假日来临,不少家长陪同孩子来挖红薯或采果子,很热闹。

眼前的老浏河不起微波地流淌着。河北的毛竹山变成了住宅森林,河南的果园也在变,变得似乎更加丰盈、多彩……